

# 從陳震遠事件看學術界

賴昭正

前清大化學系教授

自從前屏東教育大學陳震遠副教授被揭發自審論文後，社會一片嘩然！事實上只要有法律或規則，就一定有人鑽其漏洞，這是不足為奇的！可悲的是它竟發生在一向被認為只是追求真理的學府裡！這已不是一件偶發或只發生在國內的學術醜聞，而是全世界都有的現象。它毫無疑問地說明了一向被社會尊重的學府，已不再是一個清高的象牙塔，教授也已不再是一位唯真理是問的衛道者。

以論文數量來做為教授升遷的指標說明了兩件科學研究的本質：其一是突破性的發現不多，因此大部份的研究都只能「炒炒冷飯」地用已知的原理來擴充資料庫；其二是研究越分越細。在隔行如隔山的情況下，誰敢說別人的冷飯炒得不好呢？可是一定要評量，因此最後只能以量來決定——沒有功勞，至少也有苦勞。於是論文數猛增，新的期刊也如雨後春筍一樣地不斷出現，來收容這些研究「成果」。

現在期刊之多實在是難以想像的：多到只要不太離譜，一定可以找到「國際知名」之期刊來刊登你的「大作」！像出事之「震動與控制期刊」，筆者實在很難理解其總編輯竟然會送稿給「虛有」的審稿人！這樣的期刊能存在，而且也是屬於「引用期刊」

之一，讀者應該清楚學術期刊之濫竽充數的程度了吧！

在論文氾濫的情況下，用「論文引用數」來判斷論文品質本是一件很好的創意。可是道高一尺，魔高一丈；你要看論文引用數？那還不簡單：我不但要盡量引用自己的論文，同時也要和別人互相引用，於是慢慢地形成了小圈圈與派閥。早期那種孤燈夜戰追求學問的科學「怪人」，大概已無法在現今的學術界裡生存了！

至於前教育部長蔣偉寧是否為此一事件的無辜受害者，我們可以從兩方面來看。就虛造審稿人來審稿一事來看，筆者相信黃教授是完全不知情的，因此他應是無辜的受害者。至於在論文上掛名，這已是學術界上非常普遍的現象。筆者認為沒有實質的研究貢獻而掛名是不應該的；只是在今日的學術圈裡，所謂「老闆」的工作都已淪為寫計畫、爭取經費、及社交而已，哪有時間真正參與研究呢。如果他們不掛名，那他們到底為誰辛苦、為誰忙？如果他們不掛名，那他們明年的研究經費可能就泡湯了！你能怪他們愛慕虛名嗎？

大學早已走出象牙塔的陰影，它已不是培養人格與素養的地方了，而只是一個職業訓練所；教授也已不是

一位崇高的學問追求者，而只有芸芸眾生的職業訓練師。大家均在追求

「適者生存」的自然界真理，不是嗎？